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御製文二集卷二十一至四

編修臣錢樾覆勘

武英殿纂修侍講學士臣吳璥

欽定四庫全書

御製文二集卷二十一

考

陽關考

陽關之名自漢唐已來咸所稱引而遺踪湮廢道里莫徵此因西域並隸版章爰有纂輯圖志之役猷詢所及或据肅州新志載烏魯木齊西境有地名陽巴爾噶遜以為陽關之舊者殊不知陽乃回語蓋謂新而巴爾噶

遜則厄魯特語蓋謂城亦非謂關也况烏魯木齊地在天山之北揆其方位懸隔奚啻謬以千里計耶按漢書地理志敦煌郡龍勒縣有陽關玉門關後晉高居晦使于闐記西渡都鄉河至陽關考都鄉河即今黨河龍勒縣即今州衛今為敦煌縣地黨河在縣西境而陽關玉門關均在黨河之西陽關西而偏南故以陽名詳數形勢正應在今黨河西南與紅山口相近又漢書西域傳西域三十六國東則接漢扼以玉門陽關考漢時三十

六國即今回部回部東境直安西府敦煌縣亦與漢書
三十六部東扼陽關之文昭合至王維詩西出陽關云
云送元二使安西作也考唐之安西號安西大都護府
初治西州在伊州之西即今闐展也再徙高昌故地即
今土魯番之交河也三徙龜茲即今庫車也前後三遷
總在哈密之西是安西實在陽關以外而陽關之屬在
敦煌縣境尤為昭皙無疑矣夫古今邊陲故蹟其考信
之艱非貫串諸書即源流未備然徒眩惑於誌乘家之

聚訟膠轄而不能確證之我疆我理如目營手畫者然
又何以斥傳譌鑿空之誣而炳焉揭以正鵠哉書此宣
付館臣俾綴於編且以示一隅之舉云

天竺五印度考訛

佛經此欲界內以須彌山為中須彌山四面有四大部
洲居南面者為閻浮提即華言南瞻部洲者是以閻浮
提內有三大國各所屬及弗相屬之小國弗與焉而閻
浮提又以崑崙為中居崑崙之東及東南東北者即我

中國為一大國居崑崙之南及西南者為天竺一大國

即今西藏所稱
尼訥特珂克也

居崑崙之西北及北者為洪諮爾一大

國而天竺一國分為東西南北中五印度即梵經所稱
印達爾印達爾者華言自在境界之謂也五印度皆厄
訥特珂克之地唐史宋史訛印度為身毒或稱身篤而
所載事蹟及入朝中國大率不實亦不得要領何言之
自古中華聲教所訖莫過本朝而本朝百餘年中從未
有天竺遣使進貢之事雖於乾隆庚辰年間烏特噶里

畢拉奇碩拉汗曾遣婆羅門進表奉貢亦其東印度
近我西藏之一小國耳非中天竺也若夫北印度實近
我回部之葉爾羌故葉爾羌之西過葱嶺即拔達克山
由拔達克山轉而南為克什米爾又轉而西為溫都斯
坦又轉而南方為厄訥特珂克其方向如此其道里亦
莫得而詳焉溫都斯坦雖回地也而回人相傳彼地有
佛遺蹟益知即北印度交界或者昔為天竺屬而後為
回部屬皆不可知溫都斯坦今唐古忒及回語皆稱為

痕都斯坦蓋亦譯者訛痕為溫而二語皆與印度音聲相近所謂天竺北印度近回部此亦一驗也要知痕與溫與印與身及度與毒與篤與都皆非天竺本語而又何必較是非於一字一句之間哉宋史載天竺僧施護行程有至識惹曩國之語識惹曩音聲亦與厄訥特珂克相近而通考所謂度雪山過伽濕彌勒國者雪山即今蔥嶺而伽濕彌勒亦即克什米爾之誤耳若夫元史稱元太祖見角端於印度疑亦即今痕都斯坦之北印

度與回部交界者耳非中印度也東印度既近西藏故天竺之事西藏時聞之據西藏僧謂天竺雖佛現身說法之地然今天竺實不興佛法而興異教此亦與梵帙佛受記五百年後佛法漸微而漸流行東至震旦廼復興之語相符合夫以今中國之力若唐宋之假道葱嶺克什米爾以達天竺中印度亦何難但既非德致更以計求雖徠遠域何關實政故不為也近得蒙古源流謂元太祖進兵至厄訥特珂克遇一角獸狀若跪叩者三

元太祖曰是殆上天示予自此往幹齊爾圖瑣林道遠

難極遂振旅云云

幹齊爾圖瑣林者蒙古語謂金剛

狀也即佛現身說法之中印度

可為未至中印度之證而獸為人言更可信元史之謬
為附會因考天竺五印度故並闢其蹊為如右

熱河考

考水源而不親履其地晰其支派脉絡分合之由雖博
綜載籍稽諸故老之流傳不能參互而訂其蹊曩或以
熱河為濡水之源余固心疑之而未暇深考夫濡水即

灤河自多倫諾爾之北而來其源甚遠又折而東南數
百里乃歷喀喇河屯又東南流數十里至鳳凰嶺熱河
乃南注會之不應其源反出於此蓋濡自有源而熱河
又別有源是不容紊今秋駐山莊遣喀喇沁郡王拉特
納錫第內大臣努三往尋熱河之源則察之於察汗陀
羅海蒙古語察汗謂白陀羅海謂首蓋以山阜得名其地距熱河二百里而羸
流經固都爾呼達巴漢麓蒙古語固都爾呼者伏行達巴漢者嶺也遂名固
都爾呼河西南至於中關東茅溝河水自玳瑁溝出西

南流注之又合而南流賽音郭勒河水

蒙古謂好為賽音河為郭勒

自霍爾霍克

蒙古語謂熟食

達巴漢之三道溝出南流折而西

南與湯泉

泉出山莊東北湯山

合又西注之三源既匯又西南流

沿山莊東北歷錘峰下山莊行宮內亦有溫泉流出匯

之於是始有熱河之名南流折而東復折而南入于灤

是則熱河乃會濡水而非濡源審矣酈道元水經注云

濡水又東南流武列水入焉其水三川派合西源曰西

巖水西南流東巖水注之東巖水出東谿西南流與中

藏水合又南右入西藏水故目其川曰三藏川又東南流逕列谿謂之武列水東南歷石槌下層巒之上孤石雲舉高可百餘仞其水合流入濡按道元所言石槌即今錘峯其曰三藏水即今固都爾呼茅溝賽音郭勒三源則熱河之為武列水無疑第古今異稱今人但知熱河而不知武列耳然所云三川合流之序則不足据今考固都爾呼為西源茅溝為中源賽音郭勒為東源西源自北而來先合中源又南始與東源合道元所謂西

藏水又豈能越中藏而先與東合哉此其叙述錯綜已足滋惑而以中藏為先合東藏則又其顯然大謬者也又如以濡水為經白檀北夫白檀乃今密雲實非濡水

所經則誤以漢書地理志之洳水

亦名鮑邱水即今潮河

為濡又

從而傳會之矣蓋徒尚耳食而未親履其地晰其支派脉絡分合之由毋怪乎其舛也或以為熱河既會濡而東入于海則謂之濡源亦無不可何須置辨是大不然夫江淮河濟何一不入於海而皆謂之海可乎昔禹貢

載導河自積石或以為亦若江之岷山淮之桐柏矣及今平定回部乃知河源自葱嶺以東之和闐葉爾羌諸

水瀦為蒲昌海

即鹽澤蒙古語謂之羅布諾爾

伏流地中復出為星宿

海

蒙古語謂之鄂敦諾爾即元史誤譯為火敦腦兒考其水在枯爾坤之東昔皇祖遣使窮河源得之

於此

御製文以記其時回部未入版圖故止及星宿海也

至積石始名黃河則大

禹所記亦第就目所經見者而言道元又安能以所未經見者而一一詳訂其曲折也耶苟非命使親履其地烏知此之為是而彼之為非乎近勅儒臣輯熱河志故

考其源俾知所從事若夫濡水之源則更俟他日詳考之

右熱河考乃乾隆戊子秋駐山莊時所作內云黃河之源自星宿海蓋據康熙年間侍衛拉錫等所窮但至星宿海而止即指為河源是以

皇祖御製幾暇格物編亦以鄂敦

漢文星宿

他臘

漢云岡海

為河

源也迨壬寅歲命侍衛阿必達往窮河源親履目覩復命詳奏予始知星宿海尚非真源其西南上游一

河蒙古語名阿勒坦

漢云金

郭勒

漢云河

其水黃色迴旋

三百餘里入星宿海合流而下至貴德堡水色全黃

始名黃河又阿勒坦郭勒之西有巨石高數丈蒙古

語名噶達素

漢云北極

齊老

漢云石

其崖壁黃赤色上為天

池醜流百道作金色入阿勒坦郭勒則真黃河之上

源也於是考詢始明確因著河源詩文並命館臣詳

訂前史載記之訛輯為河源紀畧一書刊行頒布以

決疑而傳信然茲事體大理博彼桑欽鄺道元輩拘

墟耳食無足論已即元史有星宿海為河源之文亦
失之疎而誤譯鄂敦為火敦則漢人不通蒙古語之
故耳使非若今日之版圖式廓予之精通蒙古語及
漢文更詢之親履目覩之人率欲正千古之訛傳得
其確實不亦難哉因閱舊考河源未臻更誌續得真
源梗概如右乾隆甲寅孟秋御識

濟源盤谷考證

讀書所以明理修身制事也陶淵明好讀書而不求甚

解余以為在淵明則可在他人則不可彼其高尚避世理有所不必明身有所不屑修事有所不足制故可耳若予之讀書凡涉疑必求解其疑而後已此或有合於韓昌黎解惑之說乎昌黎之送李愿歸盤谷也其事本在濟源祇以盤山亦有盤谷而太行山實為天下之脊西南發崑崙東北走遼海盤山亦在太行之陽也故予向居田盤每假借用之而昌黎詩中所云燕川方口又雅合田盤之境然無以證其實終屬疑似且不知濟

源之果有盤谷否也因命豫撫阿思喀親至其地訪焉
至則若谷若寺若李愿之居若韓愈之文之刻於石者
一一詳繪以進於是憬然悟曰盤谷實在濟源而不在
田盤予向之假借用之者誤也豈惟予誤蔣溥等之輯
盤山志二三其說而未歸一是者非不明於學則有所
面從亦誤也夫古人事蹟亦何繫於今時而有如適所
云者則予不惟憬然悟而且惕然懼矣予故曰陶淵明
之不求甚解在彼則可在他人則不可而在為人君者

益不可因書其事命於濟源田盤磨崖兩泐之

欽定四庫全書

御製文二集卷二十二

考證

灤河濡水源考證

濡水見史傳者凡五

說文出安東入漆涑者涿郡之濡也廣輿記出易州窮獨山一名聖

女水者易州之濡也並音儒左傳出高陽者河間之濡也音而三水皆由天津入海此獨石口外之濡讀如難音與灤近其水自由永平府之樂亭縣入海與畿內三濡迥不相涉又水經注蒼梧之濡水出永豐縣濡山字亦音儒名亦適相同耳
而惟灤河之濡水源遠流長雄於其四鄰

道元水經注所云出禦夷鎮者也昨歲命方觀承考濡源委亦既繪其梗概條分縷析而為之說矣然以漢文

訓蒙古語末如同文韻統得字音之正而鄂博之類穿

鑿更甚

蒙古語謂堆砌石以表祭處為鄂博方觀承乃書作我較且引鄭氏及詩大雅之言証為較祭

行路神之義鑿而謬矣曾為鄂博說以証其誤他如們綽克之為們催達巴罕之為大垣類此者不可枚舉難以一一為之辨訂也因命嚮道大臣努三挈方觀承所遣同知黃

立隆者重循其源以至其委於是二千餘里之灤河曲折分合盡得其實因詳注其地名及諸水之匯流而鄙

道元歐陽修等並元史河渠志所載相舛誤者都為四條考証如左夫江淮河濟中國之四瀆也其理大物博較之灤河濡水不啻倍蓰而禹貢以數語盡之茲注濡水數千言猶有未盡焉古今相去不可及者如此蓋得其簡則足以提要而欲其詳反不免致繁抑以塞外中土語言不同人跡罕至斯固難易所由殊然則就同文韻統會中外而傳濡水之實詎不在此時乎哉

灤河源出獨石口外東北一百餘里巴延屯圖古爾山

山為興安正隸自張家口向東至獨石口外為大山折而西北過上都城入於圍場之海喇堪與興安大嶺相連屬出泉處較興安山梁尤為特出山陽山陰樹木茂密與他山異信為名山山陽為民人居址山陰皆察哈爾蒙古游牧地

四泉湧出名都爾本諾爾消流曲折伏而復現西北經訥克里和洛有小水自東注之又北經哈丹和碩之西噶爾都思台之水自東注之又曲折西北流至

茂罕和碩

自都爾本諾爾至此計七十餘里

三道河自東來匯之

其水一出

庫爾蘇達巴罕各相距十餘里匯為一河

西北流復有二小水一自布爾噶蘇台一自克爾哈達

先後來注之八十里經察汗格爾

俗名西涼亭

烏蘭河屯至

上都店

入多倫諾爾界

又北流十餘里經淖海和碩折而東北

二百五十餘里經博洛河屯至庫爾圖巴爾噶遜河屯

喀喇烏蘇自東注之又三十餘里至上都河屯

上都即元開平

府灤水經其城南故名上都河

察汗諾爾自北注之又六十餘里經都

什巴延珠爾克山至察汗鄂博東克伊綉河自東北來

匯之

河出興安山梁之陽南流伊克霍爾昆巴罕霍爾昆伊札爾三水自東注之西與海留台河合而為

一入於上都河河水倍暢折而東南流十八里至磴口額爾德

尼布拉克自西注之

其水經多倫諾爾之北

又十二里至大河口

圖爾根伊扎爾河自東北來匯之

其水亦出興安山梁之陽逶迤西南流錫

喇扎拜自北入之又西南流摩霍爾伊扎爾自東南入之匯注於此

又南流七里沙岱布

拉克自西注之又折而西南流二里霍洛圖布拉克自

東注之又九里海拉蘇台河自西注之又一里蒐集布

拉克自東注之又南流一里渾齊布拉克亦自東注之

又十里察汗郭勒自西注之又十一里什巴爾台河自

東北注之

其水出伊克空鄂洽鄂博西為木蘭圍場西界

又折而西復折而南

八里克壽布拉克自西注之又十七里經雁北灘

入四旗廳

界布爾噶蘇台哈丹和碩河自西注之又十七里經半

壁山又南經大廟灣折而東復折而西南五十八里頭

道河自西注之又二里羅密塔子亦自西注之轉而東

南流三十二里至木廠又折而東流二十四里經韭菜

梁又九十五里經小遼東至瓜地摩霍爾阿爾善所出

之湯泉自南注之又二十七里經西屯庫爾奇勒河

俗名

小梁河自北來匯之

其水出興安山梁之陽三支分引迤托霍隆和洛合為一西南流會瑪尼

圖卡倫哈朗圭達巴罕珠爾噶台海拉蘇台諸水折而東南會霍米郭勒哈爾潭諸水又噶拜卓索阿魯布拉克昂阿諸水復先後會自此遂名灤河又二十七里至之合為一河注於此

郭家屯折而南流四十六里至大對山又折而東復折

而南屈曲行八十餘里至興隆莊入喀喇河屯界南流五十九

里經五道河折而西南流四十九里至張博灣興州河

自西北來匯之其源出沙爾呼山西經土城子東南流曲注於此折而東流七

十餘里經喀喇河屯繞行宮東流伊遜河自北來匯之

其水發源圍場內南流經博洛河屯與伊瑪圖河合西南流屈折注此東南流三十四里

至石門

入熱河廳界

又四十七里經鳳皇嶺固都爾呼河自

東北來匯之

其源出固都爾呼達巴罕西南流與茅溝河合又與賽音郭勒河合三源既匯沿避

暑山莊東北其水會茅溝後即與湯泉合至是行宮內亦有溫泉流出匯之遂名熱河

水至此益

大折而南流四十三里白河自西注之

此與發源瑪尼圖巴達罕經密

雲縣會湖河之白河異

又三十三里老牛河自東北注之又三十

三里至滴水崖南二河自東注之又十里柳河自西注

之又六里車河自西注之又三十餘里至門子哨

入遷安縣

界黃花川自西注之又三十二里清河自東注之又九

里豹河自東北注之折而西流二十里經灤河灘又南
流折而東復折而西經楊枝峪又東南流二十一里入
潘家口折而東又折而西十里經走馬哨又二十四里
至澈河橋澈河自西注之又曲折東南流七十餘里至
白布店恒河自西北注之又折而東流十餘里至煤峪
口長河自東北注之又七十三里過平崖子清河自東
北注之此與黃花川南之清河異折而南流二十餘里至峽口蛤螺
河自東注之又二十九里過遷安縣西經黃臺山又二

十三里折而東三里河自東注之其河與二道泉合又南流二

十餘里經孤竹城入盧龍縣界又三十五里至合河口清龍

河自東北來匯之其源出特布克入桃林口復有一水自冷口來會之經永平府城西過虎

頭石入於灤河流至此勢益寬大又十一里繞雪峯寺又二

十一里過武山西橫河自西注之又三里至偏涼汀入灤

州界又東南流五十六里過定流河入樂亭縣界又三十六里

至老河口灤河故道今涸又西南流二十里至小河崖清河自

西北注之此與黃花川南及平崖子之清河俱異又七里至石家坨灤自

此支分

名高密河常涸大兩時仍分流達海

折而西南流五十餘里至新

橋口入於海自河源至此約二千餘里

酈道元水經注云濡水出禦夷鎮東南按禦夷鎮為北魏六鎮之一其建鎮之所雖不可考而魏太祖紀云築長城於長川之西自赤城西至五原延袤二千里又魏世祖破蠕蠕列置降人於漠南東至濡源西概五原陰山分六鎮是禦夷居六鎮之東自獨石口外至開平皆其故地以今所考上都河源方向核之道元所言非盡

無稽惟云二源雙川夾山西北流則未能實辨都爾本
諾爾為濡水正源而以夾山來會之三道河誤為濡源
雙引其云出山合成一川則即今之茂罕和碩耳至云
又西北逕禦夷故城東其遺跡無可據惟以鎮北百四
十里計之當在今烏蘭河屯之地其餘諸山水雖與今
圖不能悉合然所云又北逕箕安山東屈而東北流似
即今之多倫鄂博圖其云逕沙野西又逕沙野北則似
指伊克們綽克至喀喇烏蘇一帶沙磧言之其云三泉

鴈次合為一水注呂泉水則似今之克伊綱河合伊克
霍爾昆等三源也云逆流水則似今之伊札爾也云木
林山水則似今之海留台水也云又東盤泉水自西北
東南流注濡河則似今額爾德尼布拉克也又所云東
南水流迴曲謂之曲河鎮以今圖屈折形勢觀之蓋即
今大河口自此以下道元即闌入白檀要陽按其地距
所云會武列水之熱河境尚七百餘里漢時郡縣安得
至此其舛尚何待深辨乎至云濡水又東南逕盧龍塞

則為今之潘家口無疑其云塞道自無終東出渡濡水
向林蘭陁東至清陁無終為今玉田林蘭陁蓋今喜峯
口清陁即令冷口即此以證不特塞垣疆界了然即田
疇引曹操迴軍盧龍塞之處亦可得其大概矣其自潘
家口以內至入海處酈注所記州邑山水雖名稱今昔
不同而以志乘訂之皆約畧可數而未至大舛蓋道元
於諸水源委詢考綦詳故所言時有相合者惟未嘗親
履其地且以漢言誌蒙古山水名目徃徃傳訛傳會更

不免謬以千里則泥古而不知覈實之過也

歐陽修云灤水出炭山東北胡三省通鑑注因之其後
陳組綬職方圖考顧祖禹方輿紀要皆從其說今考獨
石口外無所謂炭山者惟巴延屯圖古爾山據努三云
土人名其山為黑老山按昔人有謂濡水出黑龍山者
龍老音轉承訛黑龍山之言似不為妄今巴延屯圖古
爾山其陽石色黝黑所謂炭山或即指此而明統志乃
以萬全縣南之炭山當之其地距獨石三百餘里則更

風馬牛不相及矣

元史河渠志灤水出金蓮川中今獨石口外濡源相近處無所謂金蓮川者按金史地理志云桓州曷里許東川更名曰金蓮川又元史地理志云世祖命劉秉忠相宅於桓州東灤水北之龍岡中統元年為開平府五年加號上都即今之上都河屯正在灤水之北桓州尚在其西考元周伯琦扈從北行記云至失八爾圖地多泥淖驛路至此相合地多異花有名金蓮花者似荷而黃

至察罕腦兒猶漢言白海也歷教驛始至桓州又王惲
中堂事記云灤野蓋金人駐夏金蓮云云考其地皆與
上都河屯相近失八爾圖當為什巴爾台蒙古語泥濘
處也在上都西少北察罕腦兒當為察汗諾爾蒙古語
白湖也在上都南少西金蓮川當在什巴爾台察汗諾
爾之間元陳孚金蓮川詩云茫茫金蓮川日暎山色赭
昔人建離宮今存但古瓦蓋金時於此建景明宮為避
暑之所許安仁疏有金蓮千里之外語以距京師道里

計之亦相合又今什巴爾台少西北有和洛和山蓋即
金史所謂曷里許者川在其東去獨石口幾五百里其
非濡源明甚周伯琦賦得灤河送蘇伯修詩云清灤悠
悠北斗北千折縈環護邦國直疑銀漢天上來金蓮滿
川淨如拭蓋灤河先逕金蓮後至上都伯琦詠灤河而
兼及金蓮殆指河流所經言之修元史者直以為灤出
金蓮川中誤矣

吳道子畫天龍八部中四部圖卷考證

吳道子天龍八部圖見於張丑清河書畫舫載諸款跋甚詳今觀此卷用筆古勁勾勒圓渾所作梵釋鬼神諸相窮形盡變妙處不可思議信為吳生擅場之作而卷後題跋頗與張丑所載相合其為書畫舫中物無疑第彼云廿七跋此失其六僅存廿一但跋語次序與書畫舫所載參差而所失各跋處紙幅完整並無接縫不得謂其曾經割裂且各跋除樓鑰外餘俱無圖印雖真蹟初不以圖印為據然不宜都無而僅有其一也蓋後人

即從書畫舫錄入所謂真畫假跋耳但其字體尚不俗
疑似舊時贗作留於卷後正足以備考證因仍存之而
叙其梗概如右石渠寶笈舊有李公麟所畫佛像卷憶
其與此彷彿取而較之則所畫正同蓋龍眠即從此卷
臨摹者第筆力差遜其健夫伯時白描高手也以視道
子尚且不能方駕此即風會遞降後生不逮前賢之一
徵而吳卷之超妙絕倫更可定矣又卷後王澐跋云八
部之中已魚爛其三諦察之殊不然卷中坐者前二像

神力威整端立者後二像自在莊嚴皆作正面相當為正神是八部實存其四餘皆所部之儀衛經所謂眷屬者耳因考書畫舫載有朱子跋謂卷出長安安氏張芸叟題記云其兄弟析產分而為二此特其半云云足為八部存四之據又考芸叟為張舜民字在宋哲宗紹聖間已入黨坐貶距元祐不過十年尚得與李公麟同時是公麟所臨已係安氏既分之卷與舜民題記無礙也今朱跋即在所失六者之中或庸妄市賈病其為不全

左驗而不書耳然名蹟幸存雖缺何害且天龍乃佛門
護法而名手聚精凝神為之傳寫此畫所在當有丁甲
呵守繼此或復合璧全卷亦未可知姑識以俟他日因
緣按八部之名見於法華經要解者曰帝釋曰龍王曰
緊那羅曰乾闥婆曰阿修羅曰迦樓羅凡六種而不列
夜叉摩睺羅伽注云八部皆神衆能變形預會不列夜
叉摩睺羅伽者畧之也因標識所存四部於卷內又心
地觀經梵天以下遍列龍王藥叉及乾闥婆阿修羅迦

樓羅緊那羅摩睺羅伽凡八種與法華解注相合而維摩經註所載雖大畧亦同第龍之外又有神八部乃多其一未為精審因并訂而識之

書小序考

謂劉歆班固誤以孔子纂書為序者出於蔡沈之集傳謂鄭元馬融王肅並云孔子作書序者出於孔穎達之疏穎達且謂為書作序不作詩序者此自或作或否無義例以余思之詩序既非夫子所作則書序亦定非夫

子所作何言之使書序辭義精於詩序則為夫子所作
或不可知今書序遠遜詩序朱子亦以為非夫子所作
而馬端臨且謂詩序不可廢書序可廢是知書序乃出
於漢儒所為徒以不能定其為誰且相傳已久未可擯
棄耳蔡沈作書傳疏其可疑者附於卷末可稱具卓識
而王天與尚書纂傳及監本尚書注疏仍列於前雖姑
從漢孔氏之例然未免有擇焉不精之疵矣至我

皇祖欽定書經傳說彙纂全錄蔡沈攻駁書序之語復

採朱子及諸儒糾正之說抉疑示的足為千古定案故
茲不復贅論書序之非而特定書序為非夫子之作書
於王天與纂傳之卷端

御製文二集卷二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御製文二集卷二十三

考

濟水考

濟為四瀆之一禹貢導沅為濟以至會汶入海不過八語而窮源至委昭垂千古為不易之恒流向嘗賦四瀆詩雖加考證祇以漢志及水經注鄆道元李濂輩各持己見究之其身並未歷其地尊耳食而相齟齬蓋因濟

流伏見原無定是以展轉紛歧無足怪者即如禹貢所云入於河者非濟之清流入黃也蓋即伏於黃之底所謂入也溢為滎則又見而出為滎地志所謂即滎波之滎見豫州者三伏三見此其一證然其伏見原亦無定

處而無定數也

地志濟水出河東垣曲縣王屋山東南曰沈水既見而伏東出於今濟源縣東

西二源合流至溫縣是為濟水歷虢公臺西南而入河後出河之南溢為滎即滎波之見豫州云云東出

陶邱則今之曹州又至於荷則今之荷澤縣蔡沈所謂濟陰縣自有荷派也又東北會於汶汶自有源宋樂史

所云清河即今之大清河唐李賢所謂濟水東貫滑曹

鄆青以入於海者也

樂史謂東平濟南淄川北海界中有水流入海謂之清河即今之大

清河入唐李賢謂濟自鄆以東貫滑曹鄆濟齊青以入於海是即今濟水會汶為大清河入海之證人但知大

清河而不知濟

豈誠無濟哉 是則濟之源委實不出禹貢數語以解

之者愈多而考之者愈紊乃致人但知大清河而反不知濟遂若靈瀆有不可復求者然蓋嘗論之禹貢所言乃本然之形勢今則時代變遷伏見靡定亦理之所必有而以禹貢八語證之總不出數土奠川之本來其紛

然口舌之論偶藉以資多聞亦可即付之不求甚解亦可

臣彭元瑞 紀昀 謹

奏乾隆四十九年二月 日由

行在內閣奉報

發下

御製濟水考一篇奉

諭旨此文係在途中就所見率成者其令彭元瑞紀昀

閱看核對各說經家以及地輿家所言是否不甚徑
庭詳考覆奏欽此臣等伏讀驚歎心悅誠服竊以自
古說經家輿地家言濟水者其殊趣有三以濟為
截河南溢者妄僂數三伏三見者泥不知大清河
為濟水者昧紛亂輾轉歧中有歧哉

皇上原本禹貢證以

鑿輅所親見發為

大文於諸家之說無不苞孕即無不

折衷以至神至奇之識析至平至易之理氣盛辭達地
負海涵與天地經流相稱乃於

行殿從容之際不俟安排不假傳會而成之萬斛泉原
隨地可出皆由

典學高深

精神強固偶一發抒遂為自有文字來所未有臣等熟

讀百編服膺懼忭其儒先衆說有可與

聖製相發明者僅摘抄加按容謹書卷呈

覽伏候

訓示謹

奏

御製即如禹貢所云入於河者非濟之清流入黃也蓋即
伏於黃之底所謂入也

孔安國書傳濟水入河並流十數里而南截河又
並流數里溢為滎澤 謹按此言河濟並流之始
後儒多斥其說

宋林之竒尚書解濟之流既與河合行十餘里混而為一矣而乃能自別以溢為榮至於陶邱北諸儒疑焉唐孔氏則以為河濁濟清南出還清故可知也蘇氏則以為以味別也此二說者未為確論夫濟清而河濁濟少而河多以清之少者會濁之多者不數步間皆已化而為濁矣既合流十數里安能自別其清者以溢為榮乎古之人蓋有知水味者矣如曰淄澠之合易牙知之惟知其合之味

而已溜水之味如此澠水之味如此溜澠合則其
味也又如此苟使溜澠既合而為一器使之遂此
器之中別其半以為溜別其半以為澠則雖易牙
亦有所不能以是知此二說其失一也故鄭漁仲
曰山過山則分水過水則合天地之間豈有山過
山水過水之理此說是也 謹按孔穎達正義蘇
軾書傳皆主孔安國並流之說而謂辨其清濁別
其味林之奇駁之最為得理

宋傅寅滎澤辨濟既入河與河相亂而其溢為滎也禹安知其為濟哉孔穎達謂以其色辨東坡謂以其味別而許敬宗則以為入河伏流而出鄭漁仲則以為簡編脫悞林少穎則以為禹分殺水勢而程泰之則又以為水會於河既多而盈而濟繼之故溢而注滎也紛紛之論將孰從而折衷乎余嘗思之程氏之見為勝河自積石以來所受水為不一而至於歷華陰而東行又有伊洛等水會之

其盈可知矣然河自孟津以東其地稍平其勢稍
緩而加以水之滿盈則其流寬徐與底柱而上不
同矣沅水自北而來勢銳而流捷衝河衡渡固當
時所有之事也然其入河而出不能無河水之混
而大概則濟耳 謹按傳寅蓋主程大昌之說未
知水勢胡渭云傳言濟與河並流始在北繼截河
而南則似兩人同行街北一人忽截街而南別與
人同行數里乃獨抵所欲詣處人之行路固有然

者水則安能且河大而濟小濟既入河河挾以俱
東濟性雖勁疾恐亦不能於大河之中曲折自如
若此也

見禹貢
錐指

渭之言雖非專闢寅而水勢之自

然寅說不攻而自破且如寅說會河之水既多則
河勢益強河益強則濟益弱而謂濟勢銳流捷能
衝河衡度有是理乎

元王天與尚書纂傳按孔氏截河之說程氏河溢
之說皆非是惟蔡氏說當就以經證之溢與出字

皆特見之例惟其自中而滿故不如滄澤被孟豬
之被而有溢之名惟其由伏而見故不如他水下
流之至而有出之名一也又王屋之下既見而伏
濟源之西平地復見在河北既爾何獨溢出於滎
而不然二也又濟河兗州至爾雅猶有濟南曰兗
州之稱至呂氏春秋猶有濟河間曰兗州之稱使
其下流至兗者非沈濟自來之濟則累代相傳豈
其以無源之水名兗疆域三也 謹按天與書出

於蔡沈集傳後故兼闢程大昌而獨主蔡說

元吳澄書纂言濟既入河其伏者潛伏其下絕河而南溢為滎澤再出於陶邱北溢者言如井泉自中而滿非有來處 謹按澄說解溢字最確正與漢書地理志所云濟水自垣縣東南至武德入河軼出滎陽北地中相合蓋溢即軼自中而滿即軼出地中也胡渭亦云泰澤之水有上源與鹽澤相似但至此停而不流人識其為潛行地下耳滎澤

則異於是其水似井泉自中而滿不可指一路為源故吳幼清云無來處也

胡渭禹貢錐指詩大雅虜沸檻泉維其深矣傳云檻泉正出湧出也李巡注爾雅曰水泉從下上出曰涌泉春秋公羊傳昭公五年叔弓帥師敗莒師於瀆泉瀆泉者直泉也直泉者涌泉也此皆水之溢出地中而無上流來處者阿井酌窾其類也又有一切證爾雅漢大出尾下注云今河東汾陰縣

有水口如車輪許瀆沸涌出其深無限名之曰漢
馮翊郃陽縣復有漢亦如之相去數里而夾河河
中渚上又有一漢之原皆潛相通在汾陰者人墜
其流以為陂種稻呼其本出處為漢魁此是也尾
猶底也愚按三漢地下潛通隨竇涌出正與濟水
相似 謹按胡渭確主軼出地中之說其引證汾
陰馮翊三漢潛通涌出理更昭哲昭合

元陳櫟書集傳纂疏虛谷方氏嘗親過枯黃河見

濟水出河北溫泉者今經枯黃河以入汶而後趨
海以此驗之則濟水性下固能伏地而出為滎程
泰之謂溢為滎非濟溢辨之者以河濁滎清證其
非當矣今大河徙而南流古大河遂為枯瀆濟之
貫河其迹昭然泰之非不辨而明亦千古之一大
快哉 謹按自孔傳以後截流伏地其說糾紛者
蓋以河水屢遷侵奪壅遏累代不定益滋歧說方
回陳櫟在元時河徙而來之後遂得確指其迹今

河之與濟相距愈遠截然不混濟不必與河並流而軼更彰明較著矣

御製

溢為滎則又見而出為滎地志所謂即滎波之滎見豫州者三伏三見此其一證然其伏見原亦無定處而無定數也

明鄭曉曰濟水發源於冀經流於豫分流於徐入海於青凡三伏而四見一見於王屋而遂伏再見而為濟再伏而入河三見而為滎三伏而穴地四

見而出陶邱之北自此不復伏矣 謹按此確指
濟水伏見之數與其地者

顧祖禹方輿紀要三伏三見之說出於近代自孔
鄭諸家以迄於宋世諸儒未有主此說者蓋發源
之處或有伏見之分入河而後未嘗伏而復出也
謹按祖禹不主三伏三見之說然又以為發源
或有則仍未能以為非也特不泥其定處與定數

耳

蔡沈書傳先儒皆以濟水性下勁疾故能入河穴地流注顯伏南豐曾氏齊州二堂記云泰山之北與齊之東南諸谷之水西北滙於黑水之濟又西北滙於柏崖之灣而至於渴馬之崖蓋水之來也衆其北折而西也悍疾尤甚及至於崖下則泊然而止而自崖以北至於歷城之西蓋五十里而有泉涌出高或至數尺其旁之人名之曰趵突之泉今齊人皆謂嘗有棄糠於黑水之灣者而見之於

此蓋泉自渴馬之崖潛流地中而至此復出也其注而北則謂之灤水達於清河以入於海舟之通於濟者皆於是乎達也齊多甘泉其顯名者十數而色味皆同以余驗之蓋皆灤水之旁出者也然則水之伏流地中固多有之奚獨於滎澤疑哉吳興沈氏亦言古說濟水伏流地中今歷下凡發地皆是流水世謂濟水經過其下東阿亦濟所經取其井水煮膠謂之阿膠用攪濁水則清人服之下

膈疏疾蓋其水性趨下清而重故也濟水伏流絕
河乃其物性之常事理之著者程氏非之顧弗深
考耳 謹按沈主伏見之說而不實指三伏三見
其所指趵突泉阿井至今不易蓋故時濟水所經
之道隨地皆泉即隨地皆濟蓋足為無定數無定
處之證

胡渭禹貢錐指濟水有三伏三見之說或謂出於
近世之俗學殊不可信渭按伏見之說二孔無之

然有所自來秦澤一伏東邱一見本水經注武德
入河再伏滎陽軼出再見本地理志滎東又伏為
三伏出曹濮間為三見本唐書許敬宗傳此豈創
自近世但以入河為伏羲有未安耳沈括云歷下
凡發地皆是流水世傳濟水經過其下東阿之井
乃濟水所為曾鞏云泰山諸谷之水自渴馬崖潛
流地中至歷城西復出為趵突旁溢十數泉蔡沈
引以證濟之伏見重源顯發所在多有元和志云

鄭州管城縣京水出縣南平城新鄭縣溱水出縣西北三十里平城二處並在河南密通滎澤尤為明驗蓋濟瀆所經之地其下皆有伏流遇空竇即便涌出故一見於滎澤再見於陶邱不必以入河之濟為上源亦不必並泰澤東邱數之為三伏三見也 謹按胡渭所指三伏三見復與鄭曉之說不同差有據然終歸於無定處無定數為通論

御製宋樂史所云清河即今之大清河唐李賢所謂濟水

東貫滑曹鄆青以入於海者也

杜佑通典濟水之在河北者王莽時此水枯涸水
但入河而已不復截河而南而水經叙濟乃一仍
禹貢舊道此不詳之甚又濟南濟北濟陽濟陰凡
郡國附濟為名者皆命名不審 謹按自佑有此
說後世遂謂濟之一瀆不可復考程大昌所以有
杜佑說後世不當有濟辨之作也

宋黃度尚書說杜佑通典力詆桑欽以為濟瀆已

斷濟水與禹貢不同為謬何如曰非也濟水雖絕其瀆猶在雖中間皆經穿鑿變易或斷或續然水之附入於其瀆者猶可尋求緝之以存禹迹非無理佑言為過 謹按黃度直闢杜佑之說以上追禹貢之舊洵為有識

宋程大昌禹貢論按李賢注釋范史曰濟自鄭以東貫滑曹鄆濟齊青以入於海則唐語也樂史寰宇記曰入東平濟南淄川北海界中水流入海謂

之清河則本朝語也嘗考之古史兵師糧餉所經
及詢之今日曾行其地者二子之言皆信然則滎
澤雖流塞其源固未嘗竭佑何以概言無有也以
理推之自滎至海地亘千里水行其間其成川脈
豈以一濟溢而有豈以滎塞而無第其受河而流
委濶長可以該他水而達於海故得為四瀆之一
滎雖塞矣數州之水循溢滎下流故道而行者自
若也禹嘗名之以濟而後世肯不以濟目之乎

樂史曰滄汾合流故因濟舊名非本濟水其說蓋出於佑而佑不能以其所及槩其所不及也樂史雖能本佑語以為言而亦不能究詳使後人有考也兗豫之境凡水自南濟北濟以行者皆循濟故不獨滄汶顧滄汶特其大而可數者爾今世所稱南北清河者皆古濟流派而滄汶則其要會也陶邱以東適與滄會而遂分派會泗水以注於淮者濟之注河而分者也東北兼汶與之同入於海者

濟之正派也此二者比濁河皆清故後世以南北
清河目之今南北清河皆在而滄汶故流水嘗竭
減又濟率並河之凡對濟而決或枝流入之則河
水皆為濟水雖受河之口不專在滎要之派流常
通古今則酈柔所書悉皆實錄佑因後漢一時滎
口塞絕併與下流役之以為無有雖其所考滄汶
最為精要亦并沒而不言豈其得實哉夫柔氏之
失既引他水以亂其源杜氏之失又矯柔氏而絕

其流二書者地理家所仗以為指南也今而若此
且并與禹貢無考矣 謹按大昌主河濟並流之
說未為得理然此所指濟之分派正派以寶南北
清河為濟之證則確不可易足以鍼杜佑之膏肓
發樂史之墨守矣

顧祖禹川瀆異同杜佑曰今自東平以東有水流
經濟南淄川北海界中入海者謂之清河蓋汾水
荷澤之合流非古時之濟水也夫濟為四瀆之一

自昔推為九州大川而湮沒無徵莫甚何歟 謹

按祖禹確以大清河為濟故闢杜佑清河非古濟

之謬

說見下

且如佑言汶水滄澤之合流則禹貢明

云又東至於滄又東北會於汶矣非濟而何

顧祖禹方輿記要今大清河自汶上縣北出至東
平州西安山牖又西北與運河分流逕東阿縣西
伏折而東北逕東阿縣北又東逕平陰縣北又東
逕長清縣北齊河縣東又北逕厯城縣北而東北

會於灤水又北逕臨邑縣東又東北逕濟陽縣南
又北逕齊東縣北又東北逕武定縣南又東逕清
成縣北及濱州之南又東北逕蒲臺縣北至高苑
縣北又北逕利津縣東而東北入於海由安山牖
而下皆謂之大清河近志元人始於寧陽縣北築
垆城壩遏汶水入洸以通運河永樂中又於東平
州東築戴村壩盡道汶水入會通河今之大清河
乃自平陰縣南之柳溝諸泉由東平州北門外過

西折而東北夏秋運河泛漲則張秋以南東岸有
減水閘分流來合而東北出即濟水之故道說者
謂大清河南古濟而今汶者也夫濟流雖與古異
然今東平歷下諸泉皆入大清河則仍為濟水溢
流不得全謂之汶水矣 謹按祖禹所臚即今大
清河全勢脈絡井然愈足證大清河之為濟而杜
佑之說誠無足信矣

于欽齊乘入濟之汶即今大清河于慎乃筆塵大

清河第得汶之首尾實以東平諸泉由濟故瀆入海 謹按二于皆山東人皆實指大清河為濟

胡渭禹貢錐指以今輿地言之自東平會汶以下東阿平陰長清齊河歷城章邱長山新城高苑博興樂安諸縣界中皆禹貢濟水入海之所經也

謹按此以今輿地印證禹貢濟水故道所謂本然之形勢也

欽定四庫全書

御製文二集卷二十四

辨

三傳晉假道伐虢辨

三傳為素王輔臣而各有失若夫誌晉假道伐虢之事則更同一失而且相矛盾此不可以不辨也左氏稱晉假道滅虢在僖公五年冬師還館於虞遂襲虞滅之公羊穀梁則均在僖公二年而高之言則曰還四年反取

虞赤之言則曰獻公亡虢五年而後舉虞雖楊士勛疏
曰謂僖五年此蓋遷就欲合左氏之意然以苟息借道
之言證之又當先五年亦不合宮之奇諫之日也異哉
文人之紀事艷者務其富清者欲其婉辨者圖其裁而
不論理之從違蹟之真偽以致失之誣失之短失之俗
雖前人已定論而後之踵事增華者其才識已不如
三氏重加以阿好而毀惡則其事之可信與否又當
何如哉若夫假道之事又可畧言矣蓋所謂道者經由

之路也。晉在北而虢在南，虞在其間。晉欲滅虢，假道於虞，似矣。然左氏稱宮之奇之言，則曰：虢虞之表，公穀則皆曰：唇亡則齒寒。夫虢既在虞南，則虞實表與唇，非所謂虢也。使虢虢疆相並而界相連，如公羊所稱，欲攻虢則虞救之，攻虞則虢救之。今破其相救之策，權和一以攻一則可，更不可言假道矣。且以幣假道，是有求於人，有求於人者聽與否固未可定。虞公雖至愚，豈其貪璧馬而受亡國之憂哉！以予觀之，晉即不假道，其亡虢之

後亦必將破虞不繫道之假與不假也則三傳之煩辭皆不必信而惟信經之二年虞師晉師滅夏陽五年晉人執虞公斯可

廣陵濤疆域辨

枚乘七發觀濤廣陵之曲江註云廣陵國屬吳自是詠潮數典者概舉廣陵而於其封域則姑舍而未詳鄴道元水經注於浙江引海水逆流江水上潮似神而非為江流兩山間濤來高大之据亦不定云廣陵所屬自元

時錢惟善試羅刹江賦始云惟羅刹之巨江實發源於太末人皆知此語始自惟善而不知惟善實祖元稹為問西州羅刹岸濤頭衝突近何如之句於是以浙江為曲江而浙江潮廣陵潮遂溷而為一矣夫乘漢人也其舉方域不能違漢制攷漢書地理志廣陵國高帝六年屬荊州十一年更屬吳所治廣陵江都高郵安平四縣而錢塘在當時為餘杭隸會稽郡雖顏師古注有景帝四年屬江都之文劉敞駁其非是敞長於考訂其說必

有可信則會稽之不屬廣陵明甚然以今日濤形論之揚子之潮雖亦應朝夕期候若七發所侔揣刻劃目為似神者固究於浙江之潮為近然其理又實有不可強為比附者即以乘所云弭節伍子之山通厲胥母之場而言不特越絕書所云旦食於組山晝遊於胥母其文與姑胥之臺相屬即胥山之見於史記及吳越春秋者注一以為在吳縣西四十里一以為在太湖邊皆不出今蘇州境於揚於杭又皆風馬牛不相及矣揚子固不

能遠踰吳松以通潮汐具區雖連巨數郡而去海遠甚
浙江之濤又安能指數百里外之湖濱而弭且厲哉是
乘之言已不免自相矛盾矣蓋七發之作不過文人
托事抒藻之為如子虛亡是騁其贍博非必若山經地志
專供考資者之脈絡分明也又唐李紳詩云揚州郭裏
見潮生而蔡寬夫詩話亦以為潤州大江與揚子槁對
岸瓜州乃江中一洲疑曩時大江之潮揚州固嘗見之
又何必以文人怪異詭觀之辭本無確據而拘墟亭帚

定以廣陵古國屬之餘杭抑亦刻舟膠柱之甚矣

臣等伏見

御製廣陵濤疆域辨考摭精博思力高健實足以破羣

書之疑而乃

聖懷沖挹爰

命_臣等看詳_臣等學識淺陋何能仰贊

高深憶_臣等少時讀書至枚乘七發所稱觀濤廣陵之

曲江一語心竊疑之夫廣陵之名始於周顯王三

十五年楚并越置廣陵縣秦屬九江漢屬荊州既而屬吳景帝四年為江都國元狩六年為廣陵國是廣陵歷楚至漢不易也而秦之會稽郡兼有吳越之地漢時雖亦同屬荆楚然景帝四年以後江都易王非廣陵屬王胥皆都廣陵並得鄣郡而不得吳則漢之廣陵國疆域不能至吳明甚既不能至吳豈能越二郡而兼有會稽之錢唐乘乃漢人以漢地証漢文其非錢唐之潮而為廣陵自有其

濤審矣乘何以云廣陵之曲江耶按水經注浙江
逕錢唐定已諸山水流兩山之間江川急濬兼濤
水晝夜再來二八月最高峨峨二丈有餘吳越春
秋以為子胥文種之神也此與枚乘七發所言情
狀相似蓋本七發為注故於岷江條下語不及濤
或鄙道元泥於乘語耳至弭節伍子之山通屬胥
母之場地皆在吳然吳錄所云胥山在太湖邊去
江不百里是猶未至錢唐而闔閭之旦食組山晝

遊胥毋與鷗陂石城長洲並稱則實近蘓之地而
錢唐之濤亦不能至也再如篇內南山朱汜藉藉
之口諸地名今亦未能確指其處文人之筆縱其
所之無乎不可誠如

聖論况楚太子吳客問答原與子虛亡是相匹不足深
泥而廣陵之曲江五字終難強合竊謂江皆有潮
非獨浙江潮之壯即不如浙何妨鋪張揚厲以作
文瀾乘七發內似此者甚多豈能一一求其指實

臣等惟有咏歎

鴻文莫能妄置一喙

臣

莊有恭

臣

于敏中

臣

錢汝誠

臣

李因培恭跋

翻譯名義集正記

歲辛卯為

皇太后八旬大慶年欲敬書華嚴全部以祝無量壽算
因取宮藏明宣德間全書經閱之則稱于闐國三藏沙
門實叉難陀譯于闐之名見漢書即今所正為和闐而

自古及今不易之回部也回部本自有回經不信佛教
不宜有名僧譯佛經之事命考翻譯名義集則所載畧
同心知其非而不能為之說也問之章嘉國師乃知實
又難陀本梵僧之高行者以今同文韵統證之應為施
嘎刹納納低而直書之則為施刹難低此實又難陀所
由訛而訛尚不至大相逕庭也施刹難低生於鄂德納
答直書之則為鄂等荅德納切漢字不可得當
作吳人呼等音乃近之乃天竺
之西印度也唐時此僧自天竺至中國譯經實見於梵

經

天竺

番經

西藏

及漢經高僧傳此鄂等答所由訛為子闐

而其訛乃不啻魯魚豕亥矣於是霍然去疑而憮然恨

法雲

宋僧作翻譯
名義集者

之不悉心考究誤後世為不淺也雖

然彼以一漢僧不深解梵語番語梵音番音即漢文亦
非通今博古之大手筆也而勤索二紀乃成是編則其
用力之苦亦有可尚向作萬泉莊記所謂賴有失實者
存而得以考是非辨差訛未嘗無小補者未足深怪也
既正其訛乃命司事者一依同文韻統所定書其名地

至全集之似此錯謬者想復不少當付章嘉國師一
更正夫鄂等答訛為于闐不過音韻之偶誤耳遂致疑
天竺為回部並有疑回部亦有佛教者展轉耳食愈司
愈遠豈特失之毫釐而且謬以萬里吾更因之瞿然有
戒於綸綍之悖矣

三韓訂謬

嘗讀後漢書三韓傳稱辰韓人兜生欲令頭扁皆押之
以石訝其說之悖於理而肆為詭誕以惑世也夫以石

押頭壯夫且不能堪而以施之初墮地之小兒實非人情所宜有間考三韓建國本末諸史率多牴牾以方位準之蓋在今奉天東北吉林一帶壤接朝鮮與我國朝始基之地相近國朝舊俗兒生數日即置卧具令兒仰寢其中久而腦骨自平頭形似扁斯乃習而自然無足為異辰韓或亦類是耳范蔚宗不得其故從而曲為之解甚矣其妄也且如漢人生兒常令側卧久而左右角平頭形似狹蒙古人生兒以韋帶束之木版植立於地

長則股形微箕此亦皆習而自然無足為異藉如蔚宗所言豈漢人蒙古亦皆以石押之令其頭狹而股箕乎

若夫三韓命名史第列馬韓辰韓弁韓

亦曰弁辰

而不詳所

以稱韓之義陳壽魏志直云韓地韓王魚豢魏畧且以為朝鮮王準冒姓韓氏其為傳會尤甚蓋國語及蒙古語皆謂君長為汗韓與汗音相混史載三韓各數十國意當時必有三汗分統之史家既不知汗之為君而庸鄙者至譌韓為族姓何異扣槃捫籥以喻日哉且中外

語言不通不能強為詮解者勢也今夫天昭昭在上人皆仰之然漢語謂之天國語謂之阿卜喀蒙古語謂之騰格里西番語謂之那木喀回語謂之阿思滿以彼語此各不相曉而人之所以敬與天之所以感則無弗同若必一一以漢字牽附臆度之能乎不能夫韓與汗音似義殊謬而失之誣猶可也至於以石押頭之謬實悖於理斯不可也然則余之三韓訂謬之作烏容已乎哉

御製文二集卷二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御製文二集卷二十五至二十八

編修臣錢樾覆勘

武英殿纂修侍講學士臣吳璥

欽定四庫全書

御製文二集卷二十五

辨

國風正謠

孔子杏壇刪詩曰風曰雅曰頌無所為國也自毛萇始以國標題而鄭康成因之後世遂沿襲莫知改正夫孔子既以二南別周召而邶以下各從其類邶以下謂之國可也今云周南之國召南之國是何語耶王者有天

下之號降而為風見周道之衰可也今云王國是何語耶或曰如是則書所云以長我王國詩所云王國克生皆非乎曰詩書所云統天下國家之王國非列於衛國之後鄭國之前之王國也夫孔子作春秋尊王大一統宜於詩乃降王為國以比於諸侯有是理乎且魯誠侯國也孔子以父母之邦猶躋之於頌顧以東遷之王朝而等之侯國不與春秋之義自相刺謬乎至於豳乃周先王造基之地既有天下尊王太王王季上祀先公以

天子之禮亦無復降而為國之理知此則毛鄭之譌不待辨而自見故為是說以正之後世若宋程大昌之輩頗見及此然未能挈要斷之以正故復有駁其說者不啻議禮如聚訟矣附錄數條於後亦幾暇稽古之所及云爾

宋程大昌作詩議十七篇首論古有二南而無國風之名今考之禮王制云命太師陳詩以觀民風樂記云宜歌風周禮春官太師教六詩一曰風皆言風而

不言國本朝毛竒齡引表記國風云我躬不閱之文以駁之夫坊表諸篇皆漢儒所作昔人已詳論之未可以為据也

宋鄭樵六經真論文王之詩見於風者二南是也成王之詩見於風者豳風是也平王之詩見於風者王風是也若謂降黍離而為國風則豳詩亦可降耶其說近是然樵又云周召王豳之詩同出於周而分為四國之聲則顯然以二南王豳繫之於國不亦自相

矛盾乎

宋李樗黃樵毛詩集解載楊時云豳風周公之詩也
周公居攝政由己出謂之雅則人臣之事而已謂之
風則周公非有國也而七月之序陳先公風化之所
由故併繫之豳風其說本小序視集解所引諸家較
優然所云謂之風則周公非有國又若必有國而後
有風亦無定識矣

本朝顧炎武日知錄云豳詩不屬於國風周世之國

無豳似矣考后稷封于邠公劉始居豳是周之先封國乃邠而非豳篤公劉篇云豳居允荒于豳斯館皆言豳而不言國則豳非國名不獨周世為然也即使公劉之時或曾稱豳國而武王得天下之後亦不得復以國目之且亦無封子孫於豳國之文也矣武又以南豳雅頌為四詩而舉禮經所言入樂者為證論雖創而理亦正乃又云自邠至曹十二國為風無害則是欲降王畿以下儕列國何明於論豳而昧於論

王耶

夫餘國傳訂訛

近閱四庫全書內元郝經續後漢書所作夫餘國列傳其官有馬加牛加之名訶其誕詭不經疑有舛誤因命館臣覆勘其說實本之後漢書及三國魏志夫餘傳之文於是歎范蔚宗陳壽之徒不識方言好竒逞妄疑誤後人而更惜郝經之失於裁擇也其傳曰國以六畜名官有馬加牛加豬加狗加諸加別主四出道有敵諸加

自戰下戶擔糧飲食之信如其言則所謂諸加者何所
取義乎史稱夫餘善養牲則畜牧必蕃盛當各有官以
主之猶今蒙古謂典羊之官曰和尼齊和尼者羊也典
馬者曰摩哩齊摩哩者馬也典駝者曰特默齊特默者
駝也皆因所牧之物以名其職特百官中之一二誌夫
餘者必當時有知夫餘語之人譯其司馬司牛者為馬
家牛家遂訛為馬加牛加正如周禮之有羊人犬人漢
之有狗監耳若必以六畜名官寓相賤則剡子所對少

皞氏鳥名官為鳥師而鳥名又何以稱乎蔚宗輩既訛
家為加又求其說而不得乃強為之辭誠不值一噓總
由晉宋間人與外域道里遼阻於一切音譯素所不通
遂若越人視秦人之肥瘠率憑耳食為傳會甚至借惡
詞醜字以曲肆其詆毀之私可鄙孰甚且蔚宗以附彭
城王義康謀反伏誅陳壽索米為人作佳傳其人皆不
足取其言又何足據乎第後漢書三國志久經刊行舊
文難以更易因命於續後漢書中改加為家並為訂其

躋謬如右

程敏政重修觀音寺記訂訛

朱彝尊著日下舊聞載玉河鄉之觀音寺所供奉觀音

大士像謂自杭州天竺寺移來而引程敏政記以實之

程敏政記稱近得石刻於土中謂金天會七年梁王統軍至杭謁上天竺禮觀音大士像及大藏經異之因徙而北有比丘智完率其徒以從斯寺之所由始也考梁王即烏珠石刻於大定十七年然咸淳臨

安志又謂僧道元逢金難時秘大士於井兵退知井所

在得像歸之

咸淳臨安志載靖康初屬有金難僧道元秘大士像於井兵退瓦礫中忽鏗然有聲

始知井所在是疑案也不可以不辨夫大士為佛妙觀
得像歸之院

察智豎三際橫十方無時無處不在不係乎像也故佛
云以色見聲求皆屬邪道法身化身不可見報身則可
見像者報身之偶託者耳既云偶託則假中之真亦不
可不求其非中之是既求其非中之是則吾以為仍在
天竺者是而玉河鄉者非也何也天竺嘗四至矣大士
相好宛存於心且命工肖斯像二而供奉之於御園之
法慧寺及玉泉山之清涼禪窟茲觀程敏政之記乃若

實有其事亦不無生疑遂命奉宸詣玉河鄉昇大士像
至觀之則長短豐瘠迥然不同天竺者且五色裝嚴非
所謂古木本色者也於是憬然悟程敏政之傳訛並翻
然悟道元之傳會而天竺之大士本不即不離無來無
去謂燕京之大士與天竺之大士是一不可何況云二
是則兩處之記本出於僧人執像炫俗之見而不明理
好竒之文人遂亦信耳食而恣影談即以彼時事蹟論
之烏珠南下欲得宋之土地耳其次欲得其貨財耳且

金與元不同元固蒙古信佛金則不然何必遷大士至
北京乎蓋兵燹之餘寺或因亂致燬僧或隨而至北在
北者欲神其說而剏寺在南者欲復其跡而耀人以致
兩地各有一大士而豈知大士無來無去是一不可何
况云二哉雖然余茲筆之篇而訂其記者得毋仍執一
二是非彼此之見而違大士如如無我之本願乎哉

濮議辨

濮議司馬光等以濮安懿王宜稱皇伯而歐陽修引禮

云為人後者為其父母報則是雖出繼而其本生猶稱父母也光與修皆號正人而持論各不相下迄未有折衷一是蓋嘗論之本生父母天性之親也子雖為人後聖人著之禮經曰為人後者為其父母報報者降服齊衰期也蓋服可降父母之名不可改所以明示天下為萬世法也且人臣出繼為人後者世所嘗有皆得推恩封其本生父母不改稱伯叔禮也天子以孝教天下而因出繼稱所生父為伯叔是以帝王為重而以父母為

輕可乎舜竊負而逃雖孟子強為之辭然實有以見父
母重於帝王也明興獻王之議張璠桂萼等阿諛逢迎力
請去本生之號至稱為皇考追謚帝號入廟苟以竊一
時之利祿而不顧其君貽天下萬世之訾議其亦可謂
寡無忌憚之小人者矣予以為為帝王者苟不違君道
以致見棄於

天自無有無嗣旁支入繼之事苟有其事則必其身或
其祖考有得罪於

天之事即所謂國家將亡必有妖孽而已然設萬一有其事何不稱所生曰皇帝本生父歿則稱本生考立廟於所封之國無國則於其邸第為不祧之廟祀以天子之禮亦合父為士子為大夫葬以士祭以大夫之義則尊親之誼交盡而於公義私恩兩無遺憾何昔之議禮者未見及此而紛紛聚訟為耶余因感司馬光歐陽修濮議之事以局外而觀局中為之權衡斟酌期合夫天理人情之正因著濮議辨為萬世旁支承統者有所折

衷俾不致賢如司馬歐陽互為水火邪如張璠桂萼為
夤緣捷徑而總歸於戒為君者平時敬

天愛民不致見棄於

天嗚呼可不慎哉

艮嶽三文石闢辭

錢塘吳焯撰南宋雜事詩稱艮嶽有三丈石謂出艮嶽
記是誑也非實也凡有形者有成必有壞具知識者其
壞速無知識者其壞遲而各於其類中又有遲速之異

馬螻蛄不知春秋鯤化為鵬背幾千里具知識者其壞之異遲速也朝菌不知晦朔大椿以八千歲為春秋無知識者其壞之異遲速也若夫石其亦無知識之類耶宣和去今不過七百餘年縱遭兵燹石不至壞也庚午巡豫曾至艮嶽荒涼之墟未見所謂三丈之石也日下舊聞明宣宗廣寒殿記稱金破開封輦艮嶽石至燕京為萬歲山即今之白塔山亦並無所謂三丈石也夫石之較木其壽長焉縱日炙風吹寢以剝落亦當不讓大

椿八千歲之春秋明矣而今無焉則是石果飛而去無
何有之鄉乎夫子弗謂石不壞而謂石之壞必不若是
其速則吳焯之言誠誑也非實也

御製文二集卷二十五